

書叢學文間民

種二第

小毛頭



行印局書東大海上

書 叢 學 文 間 民

種 二 第

頭 毛 小

校 介 之 余 編 儂 阿 劉

行 印 局 書 東 大 海 上

大東書局新出兒童用書

是兒童唯一良伴 是兒童良好讀物

- 兒童文學叢書
- 兒童故事叢書
- 看圖講故事
- 看圖學說話
- 世界童話集
- 兒歌畫片
- 兒童戲劇叢書
- 兒童社會科學叢書
- 社會研究叢書
- 兒童自然科學叢書
- 算術練習用書
- 兒童作文學習叢書
- 少年世界地理叢書
- 兒童實際生活叢書
- 兒童勞作叢書
- 看故事唱歌

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

民間文學叢書
第二種 小毛頭

▲全一册實價大洋一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編著者 劉 阿 儂

校閱者 余 之 介

發行人 沈 駿 聲
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

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
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

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
上海福州路九九號

分發行所

杭州 廣州 北平 天津
長沙 重慶 瀋陽 南京
漢口 梧州 徐州 汕頭
開封 濟南 南昌 廈門
雲南 哈爾濱 新嘉坡

大東書局

小毛頭

1

瑞華生在一個富貴的家庭裏，靠着他父母有錢，穿的是漂亮的衣服，吃的是豐盛的東西，住着精美的洋房。他在一個學費很貴的學校裏讀書，所以他的同學和朋友，都是家裏很有錢的。

和瑞華最要好的朋友，便要算伯和和達三了；他們天天同瑞華在一塊兒遊玩，從未發生過爭吵，伯和和達三，他們吃的，住的，穿的，當然也和瑞華一樣的華貴。

他們有時高興，便彼此先約定了，明天大家一律穿什麼衣服，西裝，學生裝，或者是中裝。他們的中裝，是綢緞一類的衣料做成的長袍馬褂。

像伯和和達三，這兩位小朋友，在瑞華家裏往來，自然也得瑞華的爸媽親善待遇的。

可是，我們知道，在瑞華家裏，還有着一個可憐的孩子呢！這個可憐的孩子，是和瑞華沒有血統上關係的人。他是瑞華的乳母的兒子，跟他母親寄居在瑞華家裏的。他姓田，名叫毛頭。

毛頭十一歲，和瑞華是同年紀的。如果叫毛頭和瑞華站在一處，瑞華的雪白腴紅的皮膚，和毛頭飢瘦的黃臉，就好像是兩個種族的人。

毛頭的衣服是沒有一件完整的，而且髒得沒有衣服調換了。他母親自然會洗衣服，她是願意她的兒子的衣服乾淨的，可是沒有餘件衣服，這有什麼辦法？毛頭母親天天替她的主人們——瑞華和他的

父母——洗衣服，而且他們每天換下來的衣服非常的多，連手指洗得浮腫起來，除了這樣工作，還有燒飯，買菜和許多別的事哩。這樣，她也很少空暇來顧及毛頭一切了。

毛頭雖然小，但他不會像瑞華那樣，有一些不如意，便高聲大哭。他很能堅忍自持地過着日子。

每逢母親洗衣服的時候，毛頭就站在旁邊，幫着她，雖然許多華美的衣服絲毫也不動心。

小主人瑞華每天背着皮書包，坐着包車，到學校裏去念書。一回家來，什麼木馬，什麼橡皮囡囡，什麼小汽車，做他的伴侶，伯和和達三一來，一面吃着美味的糖果，一面在做有趣的遊戲。毛頭在他們排斥之外。我們看來，他好像孤獨寂寞的人，誰不可憐他呢？

毛頭的瘦弱的身子，當然不是天生成的，大家都厭惡他，只有他母親是明白的，他所以這樣，因為出世後幾個月，恰巧瑞華的父母，招雇年輕力壯的乳母，他媽要維持家計，不得不斷了毛頭的乳，來做瑞華的乳母。可憐的毛頭，從此就失掉滋養，到了三歲的時候，他父親忽然死了，他本跟在父親身旁，這時就不得不跟着母親一同寄居在瑞華家裏。毛頭幼時，因為飢餓，或會哭吵，那便惹怒了瑞華的父親，憤憤地說：

『自己孩子哭吵，是沒有法子的，現在多添人家的孩子在這裏吵吵鬧鬧，真是叫人討厭！』

毛頭起先到這裏來，是得了瑞華母親允許的。瑞華母親聽了老爺的話，就命令毛頭立刻住到別處去。幸得毛頭還有個舅父，他母親

便只得把他寄到舅父家裏。可是住了不久，舅母就託人帶信給毛頭的母親，暗地表示着自己也窮，毛頭暫時寄居，那是可以，若是長久……毛頭的母親懂得她的意思，便隨身帶些食物，到毛頭的舅父家裏去望望毛頭，乘時和毛頭的舅父談了一回，此後願意每月貼兩塊錢，作毛頭的飯食費，至於衣服等物，歸自己料理。舅父滿口的允承，舅母也答應了。

隔了二年，瑞華已經五歲了，照理瑞華斷了乳，毛頭母親應該被歇了；但他們還覺着毛頭母親氣力强壯，做事健捷，便依舊用做老媽子。可是乳母和老媽子有不同，所以她的工資，每月降到是四塊錢，每天的工作，比做乳母時還要繁多；別的傭人請假還要替工，毛頭母親爲着生活壓迫，也只好答應了。

毛頭八歲了，他比別的孩子聰明，非但不吵不哭，而且有獨立自負氣概。他母親又要求她的女主人，准她領毛頭來同住，女主人一時不在意，也就允許她了。毛頭現在既不哭吵，又可做些輕易的事，給他一碗飯吃；樂得做個人情。在毛頭母子方面，已是十二分的感激了。

毛頭來了，聽着母親的吩咐，每住了一個月，便要到舅父家裏去住幾天，免得引人厭惡，至於發生恐慌的事。其實毛頭已經會幫主人做事了。白白做事換一碗飯吃，還要這樣提心弔膽。

小朋友，你們遇見這樣的一個不幸的孩子，會不給他表示一點同情？是厭惡他呢？是可憐他呢？

瑞華學校放寒假了，家裏大廳中央，裝置一個像鐵塔一般的大火

鑪，火鑪四邊的鐵皮，給火燒得通紅了，從火鑪半開着的門隙，吐出的旺熾着的火燄，滿室溫暖舒服，像春天氣候似的，那會覺着屋外是在飄着大風雪呢？

這天瑞華的爸媽應一個親戚的請，已經出去了。只剩瑞華一個人留着。他在大廳騎着木馬，抱着橡皮圉圉，在火鑪四週兜圈子，可是一個人太單調了，不久就厭煩起來。他一時想不出什麼別玩意兒來。使氣把橡皮孩子向地上一摔，他跑進門裏，想着了。一手擦起了新製的皮袍的一角，一手拿了枝雞毛帚，高高地舉着，摹倣着京戲台上的演戲。一步一步的慢慢地踱出來，一面嘴裏唱着京調；踱近火鑪旁邊停住了，當做踱到台口一般，向後轉了一個身，吐出一句說白道：

『衆位將軍請了！』

一面嘴裏還唸着：「嘍格倫敦嘍！」一面兩眼向兩旁望了望。

可是兩旁沒有什麼人站着，所以那時也沒有什麼將軍答應；於是他不覺發起火來了。他兩手捏成拳，把臂膀伸挺了，跳了跳，又向後轉個身。終覺得又是乏味，那枝雞毛帚就在這時候被他丟在壁角裏。

『毛頭！』

他忽然大聲喊了，接着他就聽見『滾！』的回聲，像是毛頭在遠遠裏應着似的。

他的性情本是暴躁的，要那東西立刻就要如願以償。因此他喊了毛頭！……並不見毛頭立刻飛跑過來，他就光火了：

『斷命毛頭!!』

『滾!來了!!』

毛頭這一回答應的聲音，自然比第一回響，兩腳急忙地跑過來。將近大廳門口，好像脚步忽而輕而慢起來了。

『毛頭!』瑞華覺得毛頭來了，稍微放輕了些叫，其實是因着他的開心。

『滾!』走近了，毛頭又不敢高聲應。

毛頭又驚又喜，不知是什麼事，心裏只管突突的跳着。

『喂!鬼鬼崇崇的，幹麼?爲什麼叫你不就來?』瑞華發怒地說：伸手一把把他拖了進來。

瑞華雖然發怒，但第一步願望達到了。怒氣又抑下去了。

『你會做戲嗎？』瑞華問，

毛頭微微地搖了搖頭說：

『不會。』

『我教你。』瑞華說。他自然不必顧到毛頭的同意不同意，就教他在靠牆的地方站定了。『現在我走進門裏，讓我走出來，說一句「衆位將軍請了」的時候，你必須答應着：「主帥爺請了！」不能忘記的！以下的話，我隨時教你，你可隨時答着。不要忘記！』說完，又問：『你理會嗎？』

『唔——你說「衆位××請了」的時候，我說……』毛頭說不下去了，因為他還沒有聽見過「將軍」和「主帥爺」的口語呢！

『笨蟲！我說「將軍，」「衆位將軍請了」的時候，你連下去說

：「主帥爺請了！」「主帥爺」，記好！」瑞華又發怒着說。

『唔——知道了，您說「衆位將軍請了」的時候，我說：「主帥爺請了！」以後，你隨便問，我可以隨便答；我記好了……』毛頭點着頭，表示理會。

於是，瑞華便跑進門簾裏面去了。瑞華再從門簾裏鑽了出來，一手撩起衣角，一手拿了雞毛帚，高舉着上下飛揚，一步步地踱出來，嘴裏唱着京調，踱到在火鑪近旁，他照例停住，向後轉了個身，說道：

『衆位將軍請了！』

毛頭馬上連下去道：

『主帥爺請了！』可是還只是呆板板地站着，沒有動作表現。

『啊喲！我忘掉教你做了。』瑞華對於毛頭的對答，倒很滿意。『讓我再教你做法！』他伸手捉住了毛頭的手腕，使放得平平的。垂直到兩旁，『當你回答我的時候，你必須把兩手拱起，彎着身子；然後再放下來，就把手和身體伸得筆直。你現在試試看怎樣。』他一邊做樣子給毛頭看，一邊說。

『主帥爺請了！』毛頭依了瑞華所教的做來，一些也不差。『好！再來！！』瑞華很高興地跳進了門簾。

這時的毛頭，覺得小主人對他這般好，快活到什麼似的。瑞華馬上又鑽了出來，照例唱做了一番，說道：

『衆位將軍請了！』

『主帥爺請了！』毛頭迎上前去，打了一拱說：說罷，垂直了兩

手，筆挺地站在一旁。

瑞華臉上顯出得意的笑容，這笑容是表示他自己教導的得法。在毛頭方面，好像得到小主人的誇獎，兩面不同的快活，大家都認真在做戲。

連下去，應該是瑞華的「隨便的問」，和毛頭的「隨便的答」了。

『衆位將軍！我們這次共勝了幾仗？』這是主帥爺帶着京戲中說白的口吻問的話。

雖然說是隨便的問答，但毛頭並不費思慮，就隨答出來。

『主帥爺，我們一共打了一百次勝仗！』

這是聰明的毛頭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回答。他想打仗總希望勝

利的；而一百次，總算不少了。雖然，不是京白，總可合小主人口味的。

瑞華的臉上，又不禁隱隱地露出一絲笑容來了。他立刻又問道：『今天天氣可冷？』又是很老練的京劇中對白的口吻。

『主帥爺！今天天氣比昨天冷得多！』

這一來，瑞華可忍不住笑出來了，他跳了跳，把手一揮，表示不再做了。他又向毛頭調戲似的，拍一拍毛頭濕衣的肩膀說：

『真是笨蟲！今天不是比昨天暖得多嗎？我脫了大衣還嫌熱；昨天我看了電影回來，在路上多麼冷哇！』

毛頭的心裏也笑起來了，雖然他的臉，呆呆地對着瑞華。但是公理不由他分辯的。他只是在心裏說：